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Phonetic Change Involving Non-Etymological Obstruent Codas in Chinese Dialects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6-12-22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太田, ☒, OTA, Itsuku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2075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舒声促变”及其痕迹*

太田 斋

所谓“舒声促变”就是指古舒声调字，即平、上、去三声字由于连读音变、轻读等原因变为入声的现象。本文以常用复合音节词为例，讨论在仍然保存辅音韵尾的方言当中的“舒声促变”现象以及在早已失去辅音韵尾的方言当中的“舒声促变”的痕迹。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根据平山(1960)，下面所举具体研究对象中的2“指”和3“鼻”已在此文里介绍过。本文把讨论范围扩大到所有汉语方言。本文所采取的假设假说为把讨论对象的例子一律看做来自同一词源，尽量排除设定所谓“特字”的想法。比如只看吴语方言，下面讨论的“鼻”都读入声，原始吴语的“鼻”很可能是入声，但结合其他方言一起讨论的话，也可以解释为来自中古全浊去声。

有的方言虽然失去辅音韵尾，但还保存入声调类(多限于来自中古清入的阴入)。这样的方言暂且不包括在无入声方言内，而是将它们独立为一类，按照下面的分类标准进行分析：

A：保持原来舒声调(原始形式)

B：发生促化带有辅音韵尾(-t, -ʔ; -p, -k)

C：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仍有独立的入声调类)

D：重新派入舒声(又回到与原始调类相当的调类，无法判断有过促变与否)

1. “蜘蛛”：止开三平支知，“陟离切”(与“知”同音)

“蜘蛛”的“蜘”是古清平声字。在已经失去入声的不少现代方言中，大都读为阴平字。在这些方言里现读为阴平的“蜘”，到底经过促化与否，现在难以判断。因此看不出韵母形式上经过促化线索的阴平的例子先一律看做没有经过促化。“蜘”读为阴平的例子十分普遍。

“蜘蛛”、“蜘蛛网”

A：保持原来舒声调

“蜘”字读为阴平的方言例子不胜枚举。现不一一列出。没有入声的北方方言当中会含有曾经有过促化，后来又回到阴平的字例。现在无法辨别。

B：发生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 江西南昌: 掇珠子 tset₃ tɕy₃ • ts₁ 蜘蛛 省志 500 ← “蜘蛛子”
 江西新建: 结蛛仿 tɕiɛt₃ ɛtu • li 蜘蛛 省志 500 ← “蜘蛛仿”
 江西南丰: 吉鸡嫫仿 tɕit₃ ɛtɕi • mo • li 蜘蛛 省志 500 ← “蜘蛛网仿”
 江西余干: 急蛛仿 tʃət₃ ɛtʃu • li 蜘蛛 省志 500 ← “蜘蛛仿”
 江西安义: 蜘蛛 tət₃ ɛtu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靖安: 蜘蛛得 tət₃ tət₃ tɛʔ₃ 蜘蛛 省志 500 ← “蜘蛛得”
 江西南丰: 蜘蛛膜俚 tɕyt¹² tɕyt¹² moʔ⁵ li³³ 蜘蛛网 593 ← “蜘蛛网仿”
 江西南昌县: 织蛛里网 tset⁵ ts₁⁴² li⁰ mən²¹³ 蜘蛛网 县志 546 ← “蜘蛛仿网”

- 上海上海县: 结蜘蛛 tɕiɛʔ₃ ɛts₁ 蜘蛛 县志 1136 ← “蜘蛛”
 江苏大丰(海门话): 结蛛 tɕiɛʔ₃ ts₁ 蜘蛛 742 ← “蜘蛛”
 江苏苏州: 蜘蛛 tɕiɛʔ⁵⁵ tsy⁵⁵ 蜘蛛 方言志 370
 江苏江阴: 结蛛 tɕiɛʔ₃ ɛtɕy 蜘蛛 1212 ← “蜘蛛”
 浙江宁波: 结蛛 tɕiɪʔ₃ tsy 蜘蛛 词典 357 (声调略) ← “蜘蛛”
 上海南汇周浦: 决决 tɕyoʔ₃ tɕyoʔ₃ 蜘蛛 当代吴语研究 784
 江西武宁: 蜘蛛 tɕiʔ₃ ɛtɕy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丰城: 织珠仔 tsɪʔ₃ ɛtsy • tɕi 蜘蛛 省志 501 ← “蜘蛛仔”
 浙江杭州: 结蛛网儿 tɕiɛʔ⁵ ts₁³³ maŋ⁵³ əl²¹³⁻³¹ 蜘蛛结成的网 词典 303
 ← “蜘蛛网儿”
 上海嘉定: 结蛛罗网 tɕiɪʔ⁵⁵⁻³ tsy⁵³⁻⁵⁵ lu³¹⁻³³ mǎ³¹⁻²¹ 研究 109
 ← “蜘蛛罗网”
 浙江宁波: 结蛛乱网 tɕiɪʔ⁵⁵⁻³³ tsy⁵³⁻⁴⁴ lə²¹³⁻⁴⁴ mǔ²¹³⁻⁵⁵ ①蜘蛛②蛛丝网 词典 357
 ← “蜘蛛罗网”
 江西丰城: 蜘蛛叭网 tsɪʔ¹⁰ tsy³⁵ tɕi⁰ mən³¹ 蜘蛛网 678
 ← “蜘蛛仿网”? “蜘蛛罗网”?

Cf. 山西太谷: 蛛蛛 tsu¹¹ tsu²² 蜘蛛 34 ← “蛛蛛”?

现不详细讨论上面例子里的“得”、“仿”、“俚”、“里”等名词词尾的本字问题。也不讨论“蜘蛛”二字声母的差异, 这个问题并不深刻影响当前题目, 暂且看做 tɕ- 也是知母在现代的反映, 其地理分布较为狭窄。

C: 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部分四川方言仍然保存入声调, 有的保持喉塞韵尾, 有的似乎都已经失去喉塞韵尾, 以高低升降的音高特征来区别于其他舒声调(1)。

- 四川西昌: 蜚蛛 /zhe. ɛzhu/ 蜘蛛 995 ← “蜘蛛”
 四川乐山: 贼蛛咿 tsæ. ɛtsu ɛl 蜘蛛 82 ← “蜘蛛儿”
 四川新都: 蜘蛛 tsei³³ tsu⁵⁵ 蜘蛛 成都词汇 139

2. “指”：止开三旨章，“职雉切”（与“旨”同音）

“指”原是上声字。“(手)指头”、“指甲”、“指纹”等对应词里的“指”字却往往读为其他调类。

手指头

B: 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江西修水：手指头 $su^3 \text{ tʰt}^{78} d'ei^0$ 报告 311

江西余干：指头哩 $tsət^{n7} t^h eu^0 li^0$ 报告 311

江西吉水：手指脑 $seu^3 tsət^{78} lau^0$ 报告 311

江西宜丰：手指脑 $səu^3 tʰei^{78} lau^0$ 报告 311

福建建宁：手指子 $səu^3 tsit^7 tsə^0$ 报告 311

 江西南城：手指哩 $ɕiu^3 tʰei^{78} li^0$ 报告 311

河北张家口：手指头儿 $ʰsəu tsəŋ_ɿ t^həur$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长治：手指头 $ʰsəu tsəŋ_ɿ t^həu$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大同：(手)指头儿 ($ʰsəu$) $tsəŋ_ɿ t^həur^ʔ$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忻州：指头 $tsəŋ_ɿ t^həu^ʔ$ 手指 普通 2567

C: 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湖南醴陵：手指脑积 $seu^3 tsɿ^{78} lau^3 tʰei^0$ 报告 311 “~恼积”（←“~头子”？）

江苏连云港：手指头 $ʰsəu tsə_ɿ \cdot t^həu$ 手指 普通 2567

山东利津：手指头 $ʰsou tsɿ_ɿ \cdot t^hou$ 手指 普通 2567

Cf. 山东章丘：手指头 $ʰsou^{55} tsɿ^{23} t^hou^0$ 130；“指” $tsɿ^{55}$ (上声) 69

贵州黎平：指丫崽 $tsɿ_ɿ əŋa ʰtsai$ 手指 普通 2567

D: 重新派入舒声

D1: 归于阴平

河北保定：手指头 $ʰsou ətsɿ \cdot t^hou$ 手指 (=山东济南；河南郑州)
 普通 2567

天津 : 手指头 $ʰsou ətsɿ \cdot t^hou$ 手指 (=甘肃敦煌；江苏徐州)
 普通 2567

陕西汉中：(手)指头 ($ʰsou$) $ətsɿ \cdot t^hou$ 手指 普通 2567

Cf. 手指 $ʰsou ʰtsɿ$ 手指 普通 2567

D2: 归于阳平

北京 : 手指头 $ʰsou ətsɿ \cdot t^hou$ 手指 (=内蒙古海拉尔) 普通 2567

Cf. 指甲 $ətsɿ \cdot tʰia$ 指甲 普通 2568

内蒙古赤峰：(手)指头 ($ʰsəu$) $ətsɿ \cdot t^həu$ 手指 普通 2567

黑龙江黑河：(手)指头 (ˊsəu) ɛtsɿ • tʰəu 手指 普通 2567

Cf. 手指 ˊsəu tsɿ 手指 普通 2567

黑龙江齐齐哈尔：指头 ɛtsɿ • tʰəu 手指 普通 2567

河南灵宝：指头 ɛtsɿ • tʰou 手指 普通 2567

云南昭通：手指头 ˊsəu ɛtsɿ ɛtʰəu 手指 普通 2567

山西临汾：指头 ɛtsɿ ~ ˊtsɿ • tʰəu 手指 普通 2567

D3: 归于上声

? 是 A, 还是 D3, 不能分清。

D4: 归于去声

甘肃兰州：(手)指头 (ˊsəu) tsɿ˥ • tʰəu 手指 普通 2567

宁夏银川：手指头 ˊsəu tsɿ˥ • tʰou 手指 普通 2567

“指”字的变读现象，平山久雄 (1960)早已和下面的“鼻”字一起讨论，指出其曾经发生过促化。现在不详细讨论。本文仅做一些补充。北京话“手指头”的“指”读阳平，“指甲”的“指”读阴平。这种按照各个常用词呈现固定变读的行为，无非是常用古入声的特点。其变读情况类似于“一”、“七”、“八”以及“不”字的读法。

上面临汾的“指”读 [ɛtsɿ]，声母也变。临汾话没有入声。这大概是曾走过入声韵的历史演变道路的结果。

《兰州市志·方言志》指出中古清入、次浊入兰州话都读为去声(第 178 页)。《宁夏方言概要》亦指出吴忠、中卫话把古入声通通读为去声(第 84 页)。虽然也有通通读为阴平的方言，如隆德话，银川话古入声字大都读为去声。那么排除借来的读音来看，银川话的固有层次也大概都读去声。就是说，兰州、银川的例子也是经过促化的。

陕西汉中“手指”的“指”读为上声，因为另外有读为阴平的例子(“(手)指头”)，也许是经过促化又回到上声。但也有从其他优势方言借上声读法的可能，现在不能作出判断。

3. “鼻”：止开三去至并，“毗至切”(与“篔”同音) “鼻子”

A: 保持原来舒声调

新疆哈密：鼻子 pi˥ ˊtsɿ 鼻子 普通 2524

Cf. 鼻子 pi˥ ˊtsɿ 鼻涕 普通 2525

平声 44、上声 52、去声 24 普通 1245 阳平，哈密话里归上声

宁夏银川：鼻子 pi¹³ • tsɿ 鼻子 概要 121;

- 阴平 44、阳平上 53、去声 13 概要 14
- 宁夏吴忠: 鼻子 pi¹³ • ts₁ 鼻子 概要 121;
阴平 44、阳平上 53、去声 13 概要 16
- 四川自贡: 鼻子 pi[̣] ts₁ 鼻子 普通 2524
Cf. 鼻涕 pi[̣] ts₁ 鼻涕 普通 2525
- 湖南常德: 鼻子 pi[̣] • ts₁ 鼻子 普通 2524
- 安徽安庆: 鼻子 pi[̣] • ts₁ 鼻子 普通 2524
- 湖北红安: 鼻子 p^hi[̣] • ts₁ 鼻子 普通 2524
- 江西星子: 鼻公 bi[̣] kəŋ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彭泽: 鼻子 p^hi[̣] • ts₁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波阳: 鼻子 p^hi[̣] • ts₁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南城: 鼻公 p^hi[̣] kuŋ 鼻子 (=黎川) 省志 564 (p^hi[̣] 原文讹作 o^hi[̣])
- 江西南丰: 鼻口 p^hi[̣] tɕiu ↗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广昌: 鼻口 p^hi[̣] tɕiu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永丰: 鼻牯 p^hɛ[̣] • ku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吉安: 鼻子 p^hi[̣] • ts₁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安福: 鼻子 p^hi[̣] • ts₁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永新: 鼻子 p^hi[̣] • tsə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莲花: 鼻子 p^hi[̣] • ts₁ 鼻子 省志 564 (p^hi[̣] 原文讹作 o^hi[̣])
- 江西万安: 鼻公 p^hi[̣] kuõn 鼻子 省志 564

- 山东青岛: 鼻子 pi[̣] • ts₁ 鼻子 普通 2524
Cf. 鼻挺 pi[̣] • t^hioŋ 鼻涕 普通 2525
Cf. 鼻清 pi[̣] • ts^hioŋ 鼻涕 普通 2525
Cf. 鼻子 pi[̣] • ts₁ 鼻涕 普通 2525
平声 213、上声 55、去声 42 普通 777 阳平现归去声

青岛方言里，阳平和去声合并在一起。这里的“鼻”读去声，到底是一直保持原来的去声调，还是经过促化再回舒声，即阳平之后归于去声的，现在难以判断。宁夏的例子也有经过促化又回到去声的可能，参看下面 **D4**: 归于去声(包括阴去、阳去)项。

B: 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B1: -ʔ 尾

- 河北张家口: 鼻子 piəʔ • ts₁ 鼻子 普通 2524
- 河北阳原: 鼻子 piəʔ • ts₁ 鼻子 普通 2524

- 鼻头 piəŋ̌ ɛ^hiəu 鼻子 普通 2524
 鼻疙瘩 piəŋ̌ kəŋ̌ • ta 鼻子 普通 2524
 山西沁县: 鼻 piəŋ̌²¹³ 31
 鼻喇 piəŋ̌²¹³ ləŋ̌⁰ 鼻、也指鼻涕 31
 山西忻州: 鼻子 p^hiɛŋ̌ • tə 鼻子 普通 2524
 山西离石: 鼻子(疙瘩) p^hiəŋ̌ tsəŋ̌ (kəŋ̌ ɛtu) 鼻子 普通 2524
 山西太原: 鼻子 p^hiɛŋ̌ • tsə 鼻子 普通 2524
 内蒙古临河: 鼻子 p^hiɛŋ̌ • tse 鼻子 普通 2524
 内蒙古呼和浩特: 鼻子 p^hiəŋ̌ • tsə 鼻子 (=内蒙古二连浩特) 普通 2524
 河南林县: 鼻了 piŋ̌ • lɿ 鼻子 普通 2524
 陕西绥德: 鼻子 piəŋ̌ tsəŋ̌ 鼻子 普通 2524
 安徽芜湖: 鼻子 piɛŋ̌ • tsə 鼻子 普通 2524
 江苏南京: 鼻子 piŋ̌ • tsɿ 鼻子 普通 2524
 江西武宁: 鼻子 p^hiŋ̌ • tsɿ 鼻子 省志 564

- 江西弋阳: 鼻公 p^hiŋ̌⁷ kuŋ̌¹ 鼻子 客赣报告 302
 江西临川: 鼻孔 p^hiŋ̌² ɿ^huŋ̌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横峰: 鼻孔 p^hiŋ̌⁶ k^hoŋ̌³ 鼻子 客赣比较 409
 江西安义: 鼻公 p^hiŋ̌² ɛkəŋ̌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乐平: 鼻公 p^hiŋ̌² ɛkoŋ̌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万年: 鼻公 p^hiŋ̌² • kuŋ̌ 鼻子 省志 564 (原文漏“•”)
 江西横峰: 鼻公 p^hiŋ̌² ɛkuŋ̌ 鼻子 省志 564 (p^hiŋ̌² 原文漏“ɿ”)
 江西铅山: 鼻公 p^hiŋ̌² ɛkuəŋ̌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贵溪: 鼻孔 p^hiŋ̌² ɿ^huəŋ̌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余江: 鼻孔 p^hiŋ̌² • k^hən 鼻子 省志 564 (原文漏“•”)
 江西宜黄: 鼻公 p^hiŋ̌² ɛkuŋ̌ 鼻子 省志 564

B2: -t 尾

- 江西进贤: 鼻子 p^hət̚ ɿ^htsɿ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新建: 鼻公 pit̚ • kuŋ̌ 鼻子 省志 564 (原文漏“•”)
 江西南昌: 鼻公 p^hit̚ • kuŋ̌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东乡: 鼻公 p^hət̚⁷ kuŋ̌³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金溪: 鼻公 p^hət̚ ɛkuŋ̌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宜丰: 鼻公 p^hit̚⁷⁸ kən⁰ 鼻子 报告 302
 湖南平江: 鼻公 b^hit̚⁷⁸ kɿŋ̌⁰ 鼻子 (=江西修水) 报告 302

江西安义: 鼻公	$p^{h}it^{8} ku\eta^{0}$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余干: 鼻公	$p^{h}\dot{a}t^{8} ku\eta^{1}$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南昌: 鼻公	$p^{h}\dot{a}t^{7} ku\eta^{1}$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宜黄: 鼻公	$p^{h}it^{7} ko\eta^{1}$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余干: 鼻公	$p^{h}it_{\text{e}} \text{ } \dot{c}k\eta$	鼻子	省志 564 ($p^{h}it_{\text{e}}$ 原文讹作 $o^{h}it_{\text{e}}$)
江西东乡: 鼻公	$p^{h}\dot{a}t_{\text{e}} \text{ } \dot{c}ku\eta$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崇仁: 鼻公	$p^{h}it_{\text{e}} \text{ } \dot{c}ku\eta$	鼻子	省志 564
江西靖安: 鼻公	$p^{h}it_{\text{e}} \text{ } \dot{c}k\dot{a}\eta$	鼻子	省志 564

山西几个地点方言有单音节“鼻”带有塞音韵尾的例子，如上面沁县的例子。此方言另有带名词词尾的形式。笔者认为先在带名词词尾的形式当中“鼻”字读音促化，然后词尾脱落形成单音节塞音韵尾的“鼻”。参看下面例子：

山西晋城: 鼻 $pi\dot{a}\eta^{53}$ 上党 228;

阴平 33、阳平 324、上声 213、去声 53、入声 22 上党 18

此形式是所谓“子变”词的合音音节(2)。“鼻”的调值正和“入声+入声”(前字由 22 变读为 53, 后字不变调)的前音节的变调调值一致。山西不少方言的名词词尾带喉塞韵尾，如：沁县“嘞” $l\dot{a}\eta^{0}$ 、河津“子” $t\dot{s}\dot{a}\eta^{22}$ 、晋源“子” $t\dot{s}\dot{a}\eta^{2}$ 、寿阳“的” $t\dot{a}\eta^{22}$ 等等。据笔者所知，山西方言单音节带喉塞韵尾的“鼻”的例子还见于陵川、襄垣方言，都可以同样看待，不必看做单音节“鼻”独自发生的促化。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收 $-t$ 尾的例子仅限于赣方言。赣方言入声辅音韵尾只有 $-t$ 。笔者认为此 $-t$ 在复合词里受后面音节声母的影响同化，最终和其发音部位一致。笔者猜测上面例子里“鼻”后面的“公”对应音节声母读为 $k-$ ，而“鼻”对应音节韵尾的 $-t$ 严密来说具体发音部位应该与此一致，实际读为 $-k$ ，如：“鼻公” $bi ku\eta > p^{h}i ku\eta \rightarrow p^{h}ik ku\eta$ 。[$p^{h}ik$]是只存在于词组中的特殊读音，如果本地人的词源意识当中不能回到原来的去声，那么一定归纳于入声的[$p^{h}it$]了。上面“鼻公”里“鼻”通通记作 $-t$ ，大概是拿单字音形式记音的结果。在此附带说明一下，B1 里“鼻公”里“鼻”也会有同样的情况，“鼻公”的实际具体音值可能不是 $p^{h}i\eta ku\eta$ ，而是 $p^{h}ik ku\eta$ 。

B3: -l 尾

江西高安: 鼻公	$p^{h}il^{7} ku\eta^{3}$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都昌: 鼻公	$bil^{8B} ku\eta^{0}$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都昌: 鼻公	$bil_{\text{e}} \text{ } \dot{c}k\dot{a}\eta$	鼻子	省志 564

C: 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四川西昌: 鼻子 $pi^{\text{c}}ts\eta$ 鼻子 (=贵州黎平) 普通 2524

江苏连云港: 鼻子 $pi^{\text{c}} \cdot ts\text{ə}$ 鼻子 普通 2524

江西永新: 鼻子 $p^{h_i}ts\eta^0$ 鼻子 报告 302

湖南醴陵: 鼻子 $p^{h_i}ts\eta^0$ 鼻子 报告 302

江西永修: 鼻公 $b^{h_i}k\text{ə}\eta^1$ 鼻子 比较 409

江西修水: 鼻公 $bi^1k\text{ə}\eta^1$ 鼻子 比较 409

湖北阳新: 鼻孔 $pi^{78}k^{h_i}\text{ə}\eta^0$ 鼻子 报告 302

D: 重新派入舒声**D1: 归于阴平**

江西泰和: 鼻公 $\text{ə}p^{h_i}k\text{ə}\eta$ 鼻子 省志 564

D2: 归于阳平

(从略)

D3: 归于上声

江西遂川: 鼻公 $\text{ə}p^{h_i}k\text{ə}$ 鼻子 省志 564;

阴平 53、阳平=阴上 33、阳上 35、阴去 55、阳去 213 省志 102

D4: 归于去声(包括阴去、阳去)

? 上面 A 类例子中也许含有经过舒声促化后又回到去声的。

“鼻”字是古全浊去声字。先发生促化变为全浊入声字，然后和其他全浊入声字一起走历史演变的道路，最终读为阳平字。这一点在平山(1960)中已经被指出。全浊入声在失去入声调的方言当中都读为阳平。一般认为全浊入声比其他入声更早派入舒声调。西北方言，如宁夏银川、吴忠、中卫等方言的古全浊入声字大都归于去声，而且声母变为不送气清音。已在上面(A: 保持原来舒声调)介绍，下面重新讨论：

宁夏银川：“鼻” $pi^{13}(\text{去})$ (=吴忠) 概要 29;

鼻子 $pi^{13} \cdot ts\eta$ 鼻子 (=吴忠) 概要 121

宁夏中卫：“鼻” $pi^{13}(\text{去})$ 概要 29;

鼻疙瘩 $pi^{13}ku^{13}t\text{ə}^{44}$ 鼻子 概要 121 (3)

这三个方言的单字调都为阴平 44、阳平上 53、去声 13(银川 概要 14、吴忠 概要 16、中卫 概要 19)。那么这种方言里的读为去声的“鼻”也可看做曾经变为全浊入，然后又读为去声的。这样在现代读音里完全不能找出曾经促化的痕迹，我们无法下判断是否有过促化。幸亏，看起来这一类方言很

少存在，现在所有读去声的例子全都看做保持原来的调类，大体上不会发生很大的错误。

目前尚未找到促化成为 $-k, -p$ 的确切例子。下面 **D2** 的“踝”读为 $xuai$ 的一类也许是属于前者的例子，即：

4. “踝”：假合二上马匣，胡瓦切

“踝骨”

A：保持原来舒声调(原始形式) 韵母与 xua 相当

(不见)

B：促化带有辅音韵尾

(不见)

C：读为没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不见) 不少方言“踝骨”义的对应词不含有“踝”字。

D：重新派入舒声

D1 xua (阳平) 型 全浊入声归阳平

山西平鲁： $\text{滑腊骨 } xua^{33} la^{53} ku^{324-31}$ 踝骨 88

陕西府谷： $\text{滑拉骨 } xua^{44} la^{44} ku^3$ 怀(踝)子骨 739

陕西子长： $\text{滑二骨 } xua^{24} \text{ər}^{42} ku^0$ 怀(踝)子骨 767

内蒙古临河：划拉骨 $\text{ə}xua la^{\text{p}} \cdot kue$ 踝子骨 普通 2592

陕西子洲： $\text{踝拉疙瘩 } xua^{33} la^{33} k\text{ə}^{\text{p}3} tu^{213}$ 脚与胫连接处两旁突出骨 459

内蒙古临河：划拉圪哪 $\text{ə}xua la^{\text{p}} k\text{e}^{\text{p}} \text{ə} tu$ 踝子骨 普通 2592

D2 $xuai$ (阳平) 型 全浊入声归阳平

河北巨鹿： $\text{踝骨 } xuai^{31} ku^{33}$ 外踝骨 703

北京平谷： $\text{踝子骨 } x\text{v}^{55} \sim xuai^{55} ts\text{ə}^0 ku^{214}$ 203

山东莒县： $\text{怀子骨 } xuai^{53-13} ts\text{ɿ}^0 ku^{55-13}$ 126

河南商丘地区： $\text{踝得疙瘩 } xuai^{53} tei^0 k\text{ə}^{24} ta^0$ 脚踝 1749

山东临沭： $\text{踝儿疙瘩 } xu\text{e}^{53} \text{ər}^0 k\text{ə}^{213} te^0$ 踝骨 589

D2 $xuai$ (去声) 型? 全浊入声归去声?

河北昌黎： $\text{踝}^{\text{p}} \text{子骨 } xuai^{24} ts\text{ɿ}^0 ku^{213}$

$xuai^{11}$ (阳平乙) 怀~里 槐~树

$xuai^{24}$ (阳去) 坏~咧 怀~疑 踝~子骨

如果上面“踝骨”对应词里“踝”的对应音节读音都来自中古马韵胡瓦切，那么就有曾经经过如下连读演变的可能，即：

非临近同化(韵尾一致)

$\text{ɕyua kuət} \rightarrow \text{yuat}_2 \text{ kuət} \rightarrow \text{xua} \text{ɿ}_2 \text{ ku} \text{ʔ} \rightarrow \text{ɛxua ku}$

yuat_2 : 山摄二等合口全浊入声相当

逆同化

$\text{ɕyua kuət} \rightarrow \text{yuak}_2 \text{ kuət} \rightarrow \text{xuai} \text{ɿ}_2 \text{ ku} \text{ʔ} \rightarrow \text{ɛxuai ku}$

yuak_2 : 梗摄二等合口全浊入声相当

这一解释已在太田(2002)提出。“踝骨”对应词里出现“踝”字似乎限于北方的陕西以东地区。山西和陕西地区多见“拐骨”、“骨(亦写作“孤”)拐”以及“螺丝拐”等形式。还不知这里的“拐”到底是不是“踝”字破读。并且未见“踝”对应音节产生辅音音节的例子,即上面的B类和C类。

这种解释起码有二个弱点。其一,“踝”未见B、C的例子。原入声-p,-k尾韵有如下例子:

眨巴(眼) $\text{zhāba (yǎn)} \quad \text{tʂap} \rightarrow \text{tʂap pa} \rightarrow \text{tʂa pa};$

Cf. “寻” $\text{xué me} \quad \text{syəm} > \text{ɕyəm} \rightarrow \text{ɕyəm mə} \rightarrow \text{ɕyə mə}$

山东东营: 夹巴道儿 $\text{tɕia}^{55-44} \text{pa}^0 \text{tər}^{31}$ 小胡同 1431 ← “夹道儿”

夹 $\text{tɕiap} \rightarrow \text{tɕiap pa} \rightarrow \text{tɕia pa}$

? 山东新泰: 雀古眼 $\text{tɕ}^{\text{h}}\text{yə}^{213-212} \text{ku}^0 \text{iā}^{55}$ 夜盲症志 85 ← “雀瞽眼”?

或 雀眼 $\text{ts}^{\text{h}}\text{yək ian} \rightarrow (\text{ts}^{\text{h}}\text{yək ku ian} \rightarrow) \text{tsy}^{\text{h}}\text{ə ku ian} \quad ??$

最后一例另有可能来自“雀瞽眼”,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和其他例子同样看待。现在暂且看做来自“雀眼”。那么舒声促化成-p,-k的也许以SV pV, SV kV的词形形式存在(S: 声母、V: 韵母)。但据我所知,SV kV没有确切的例子。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入声-t尾韵似乎没有以SV tV的词形存在,也没有促化成-t后成为SV tV的例子。

关于声母t-弱化成l-的例子,太田(1995, p.113)介绍过如下例子,即:

1. “狐狸精” $\text{p}^{\text{h}}\text{i ta xu ts} \text{ɿ} \rightarrow \text{p}^{\text{h}}\text{i la xu ts} \text{ɿ}$

河北赵县: 皮拉虎子 传说中的狐狸精 549

山东新泰: 皮大狐子 $\text{ɛp}^{\text{h}}\text{i ta}^{\text{p}} \text{ɛxu} \cdot \text{t} \theta \text{ɿ}$ 即所谓“仙家” 191

山东德州: 貔搭口子 $\text{p}^{\text{h}}\text{i}^{42-55} \text{ta}^0 \text{xu}^{31213-21} \text{ts} \text{ɿ}^0$ 传说是一种能暗中搬运东西的小动物 126

山东临清: 貔达口子 $\text{p}^{\text{h}}\text{i}^{53-353} \text{ta}^0 \text{xəu}^{323-44} \text{ts} \text{ɿ}^0$ 传说中为崇怪兽,有人说指狐狸精 103

2.1. “啄木鸟” $ts^{h}an\ ta\ mu\ ts\eta \rightarrow ts^{h}an\ la\ mu\ ts\eta$

山东曲阜: 餐拉木子 $ts^{h}\tilde{a}^{213-211}\ la^{0}\ mu^{213-211}\ ts\eta^{0}$ 啄木鸟 63 ← “鸽打木子”?

山东济南: 餐打木子 $ts^{h}\tilde{a}^{213-21}\ ta^{0}\ mu^{0}\ ts\eta^{0}$ 啄木鸟 47 ← “鸽打木子”?

2.2. “啄木鸟” $ts^{h}an\ ta\ mu\ ts\eta \rightarrow ts^{h}an\ tau\ mu\ ts\eta \rightarrow ts^{h}an\ lau\ mu\ ts\eta$

河南郸城: 枪老木子 / $qiang^{24}\ lao^{0}\ mu^{24-22}\ zi^{0}$ / 啄木鸟 565 ← “鸽打木子”

河南鹿邑: 千老木子 啄木鸟 753 ← “鸽打木子”

河南内黄: 枪叨木 / $qi\bar{a}ng\ d\bar{a}o\ m\grave{u}$ / 啄木鸟 FPJ6/107 ← “鸽打木”

3. “灯蛾” $p^{h}u\ t\grave{a}ŋ\ \text{er} \rightarrow p^{h}u\ l\grave{a}ŋ\ \text{er}$

河南夏邑: 扑棱蛾 ——飞蛾 527

河北昌黎: 扑灯蛾儿 $p^{h}u^{32-33}\ t\grave{a}ŋ^{32-33}\ \eta\gamma r^{13}$ 187

4. “额头” $i\grave{a}\ t\grave{a}ŋ\ kai(r) \rightarrow i\grave{a}\ li\grave{a}ŋ\ kai(r)$

河北获鹿: 页灵盖儿 $i\gamma^{31}\ liŋ^{0}\ k\epsilon r^{31}$ 额头(台头叫名) 1411 ← “额顶盖儿”

河北赵县: 夜顶盖 前额 551 ← “额顶盖”

那么, 舒声促化成 -t 的词也可以 SV tV 的词形存在。但这种词形亦不能发现。

“踝骨”对应词虽然有看上去似乎属于这一类的例子, 如:

宁夏固原: 滑勒骨子 $xua^{24}\ l\gamma^{24}\ kue^{53}\ ts\eta^{0}$ 踝骨 概要 123

宁夏隆德: 滑勒骨 $xua^{24}\ l\grave{a}^{24}\ ku^{24}$ 踝骨 概要 123

宁夏同心: 踝拉骨 $xua^{53}\ la^{0}\ ku^{0}$ 踝骨 144

陕西府谷: $\text{滑拉骨 } xua^{44}\ la^{44}\ ku^{3}$ 怀(踝)子骨 739; 阳平 44, 去声 52

陕西延安: $\text{滑拉骨 } xua^{35}\ la^{35}\ ku^{0}$ 踝骨 市志 715;

阳平 35, 去声 44 市志 711

陕西延安: $\text{滑拉骨 } xua^{35}\ la^{213-24}\ ku^{0}$ 踝骨 (=甘泉、安塞、吴旗)

陕北志 148

陕西子洲: $\text{滑拉骨 } xua^{33}\ la^{0}\ ku^{0}$ 踝骨 (=米脂、吴堡) 陕北志 148

陕西佳县: $\text{滑拉骨 } xua^{44}\ la^{0}\ ku^{0}$ 踝骨 (=府谷) 陕北志 148

陕西榆林: $\text{滑拉骨 } xua^{213-24}\ la^{0}\ ku^{0}$ 踝骨 陕北志 148; 阳平=上 213 25

陕西靖边: $\text{滑拉骨 } xua^{213-24}\ la^{0}\ ku^{0}$ 踝骨 陕北志 148; 阴平=阳平 28

陕西神木: $\text{滑拉骨 } xua^{33}\ la^{0}\ ku\text{ə}^{51}$ 踝骨 陕北志 148

- 宁夏同心：滑拉骨 $xua^{53} la^0 ku^0$ 踝骨 || 踝，音“华” ①144；
 阴平 44、阳平上 53、去 13 22
- 内蒙古临河：划拉骨 $\epsilon xua la^{\flat} \cdot kue$ 踝子骨 普通 2592
- 内蒙古西部：滑拉骨 $xua^{31} la^{\flat} ku\epsilon^{\flat 4}$ 内蒙方言志 124
- 内蒙古准格尔：划拉骨 脚腓骨 553 (“脚腓骨”当作“脚踝骨”)
- 陕西神木： ϵ 划拉 \supset 骨儿 $xua^{44} la^{42} kur^0$ 踝骨 561； 阳平 44，去声 42

如果上面例子的第二音节来自前面“踝”促化产生的 -t 尾，即：“踝骨”
 $\epsilon yua ku\epsilon t \rightarrow yuat\epsilon ku\epsilon t \rightarrow xuat ta ku\epsilon t \rightarrow xuat la ku\epsilon t \rightarrow xuat l\epsilon ku\epsilon t$ 。
 这里 ta 的 a 是所谓的“寄生元音”。这种入声韵尾保存方式的看法是俞敏(1988)
 提出的。目前未发现 $xuat kut, xua^? ku^?$ 以及 $xua ta ku$ 等类词，如上解释还不容易说通。

另外，也有如下第二音节有可能来自 ta 的例子：

- 陕西麟游： ϵ 踝拉骨 $xu\epsilon^{24-31} la^{31-44} ku^{31}$ 踝骨 584； 阳平 24，去声 44
 575
- 陕西千阳： ϵ 踝那骨 $xu\epsilon^{24} la^{44} ku^{21}$ 踝骨 360； 阳平 24，去声 44 352
- 陕西宝鸡： ϵ 踝 \supset 拉骨 $xu\epsilon^{24-31} la^{31-44} ku\epsilon^{31}$ 踝骨 市志 2137；
 阴平 31、阳平 24、上 52、去 44 市志 2119
- 吉林通化：踝拉骨 $\epsilon xuai l\epsilon \epsilon ku$ 踝子骨 普通 2592
- 内蒙古呼和浩特：踝拉骨 $xuai^{32} la^{32} ku\epsilon^{\flat 43}$ 踝子骨 内蒙西部 566
- 河北张家口：踝拉骨 $xuai^{42} la^{42} ku\epsilon^{\flat 32}$ 踝骨 1909
- 河北张家口：踝拉骨 $\epsilon xuei \epsilon la ku\epsilon^{\flat}$ 踝子骨 普通 2562；
 平 42、上 55、去 213、入 3 213
- 河南原阳：踝拉骨 $\epsilon xuai l\epsilon \epsilon ku$ 踝子骨 普通 2562
- 河北阳原：踝拉骨 $\epsilon xuei l\epsilon ku\epsilon^{\flat}$ 踝子骨 普通 2562

如果是按照我的假设变过来的话，“踝”读 $xuai$ (即主要元音 a, 且带有 -i 韵尾) 的词形后面不应该带有 t- 声母加以寄生元音的音节，后面应该直接伴随“骨”音节，不然应该有来自“踝”促化产生 -k 尾后加上的由 k- 声母和寄生元音形成的音节。上面例子里的第二音节 $la, l\epsilon$ 如果是来自 ta，是不应该有的音节。那么，这也可以说是否定上面解释的另一种语言事实了(4)。

其二，如上所说，这里介绍的对应词应该含有非同一起来源的。尤其应该考虑到类音词，如由于“核(桃)”、“槐(树)”等词干涉引起特殊音变的可能。

虽然这里介绍的假设说服力相当薄弱，但上面“踝骨”对应词里“踝”

字的各种读音如果是同一个来源，即统统以“蹶”为本字，那么就没有更好的解释了。暂且看做发生促化成为 -t 或者 -k。

余论

上面介绍的例子都是一种语流音变的结果。就是说发音时的“省劲儿”所引起的特殊音变。下面是在至今保持阴入的方言中为了回避与避讳词之间的同音关系的例子。利用阴入的例子来说明。

“货郎”

山东博山：货郎 $xu\text{ə}^{31-22} laŋ^{55-33}$ 研究 158；

“货” $xu\text{ə}^{31}(\text{去}) = \text{“祸”}$ 42

山东章丘：货郎 $xu\text{ə}^{-23} laŋ^0$ 流动贩卖日用品的人 154

cf. $xu\text{ə}^{21}(\text{去})$ 贺旧祸货郝姓； $xu\text{ə}^{44}(\text{入})$ 郝鹤仙~霍霍镬豁 77

“蓖麻子”

山东博山：蓖麻子 $pi^{214-21} m\text{ɔ}^{55-22} \text{ə}^0$ 神 130

山东章丘：蓖麻子 $pi^{44-23} ma^0 t\text{ɿ}^0$ 219；“蓖” $pi^{44}(\text{阴入})$ 69

博山方言有 5 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声。单字调不分阴平和(阴)入声、阳平和上声，只有 3 个调，即阴平 213、上声 55、去声 31。阴入已经不是保持独立的调类，完全不能和来自原舒声的阴平辨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阴平和(阴)入声、阳平和上声连读时调值不同。“货”字读去声。那么按照正规的变调规则‘去 31+轻 0’应该读为 55+31，但“货郎”读为 22+33。这与‘阴入+轻’同。就是说为了回避“货”—“祸”同音，“货”改调了。为何特意改为阴入调这一点还没有理想的答案。反正谁都不愿意见到“祸郎”。章丘方言的“货郎”读音也差不多一样。差异在单字调类。章丘方言单字调共有 4 个，即阴平 213、上声 55、去声 21、入声 44。单字调有独立的入声。‘去+轻’按照古阴去、阳去之别变调调值不同，‘阴去+轻’读 55+32，‘阳去+轻’读 21+21。“货”字是古晓母字，该属于阴去，读为 55+32，但实际读音为 23+3。这无非是‘入+轻’的变调调值。

“蓖麻子”的变读情况与此类似。博山方言“蓖”单字读为阴平，与“戾”同音。‘阴平+轻’该读为 31+23，但“蓖麻(子)”的实际变调调值为 21+22，这是‘阴入+轻’的调值。章丘方言的单字仍保存独立入声调类，调值为 44，与上声稍异。我们应该注意，胶东以外山东方言的古清入变为舒声一律归于阴平，而不是归于上声。章丘方言的变调调值和阴平、上声都不同。“蓖”单字果然读为入声。那么博山“蓖”的单字调亦可看做经过促化后又回到阴平，

属于比词组“蓖麻子”里的“蓖”更新层次的字音。就是说，博山的阴入调并不是在所有调类的搭配下区别于阴平的，只在部分搭配条件，譬如在后面带轻声音节的词组里才有差异，这从共时的观点看是一种并不整齐的中和现象，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单字调和部分词组，如后面带着轻声音节里的调属于不同层次的字音，前者是后者进一步创新的形式。本来读为阴平的“蓖”为了回避与“戾”同音，故意改为阴入，后来经过历史演变又回到原来的阴平，这就是“蓖”的单字音形式。

注：

(1) 不少四川方言的阳平带有紧喉作用。四川方言当中，所有古入声都归于阳平。那么此紧喉作用许是入声韵尾消失的补偿作用所产生的，古阳平和古入声合并之后也持有同样的语音特征。进一步推测，单字音不分阳平和古入声的方言当中可能会有两者呈现不同连读变调调值的现象。非常遗憾，以往描写研究并没有提及这一特征，因此现在没有材料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2) 入声音节成为所谓“子变”，多消去喉塞韵尾拉长音节时长，但有的方言仍然保存喉塞韵尾，如晋城。有的方言的子变没有独自的子变调值，与单字音调值一样，如左权。

山西左权：鼻子 piɛ:¹¹ 研究 329

阴平 31、阳平 11、上声 42、去声 53、入声 11 研究 11-12

襄垣的例子大概属于这一类。不然，此方言的「舒促调」不是子变调值，而是入声舒化过度的很不稳定的单字调和子变调融合的一个调类。

山西襄垣：鼻 piə:²¹³ 27

阴平 33、阳平 11、上声 213、去声 55、入声 3ʔ，入声 B 5ʔ，舒促调 213ʔ 7

(3) 《概要》pi¹³讹作 pi²⁴。现据同一作者编的《中卫方言志》p.128 改正。

(4) 这里的 la,lə 也有别的解释，其一，来自名词词尾“头”或“儿”。在“踝骨”这一词组中间加上名词词尾是很难设想的。但偏偏就有“踝子骨”这样的形式。这很可能是从“踝”-“怀”的同音/类音关系联想到“怀子”，最终成为“踝子骨”（-“怀子骨”）的结果。如此也就有了“踝儿骨”（-“怀儿骨”）。此“子”和“儿”本来以“孩子”之意用，但后来被看做名词词尾而换成了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名词词尾“头”。关于这一类奇怪的构词法，太田(2006)介绍过。其二，由于 xua ta ku~xua la/lə ku 和 xuai ku 这两种方言词形的混淆造就了 xuai la/lə ku。其三，来自某个以 l- 为声母的实词的弱化音节。目前尚未找出保持实词词形的例子。此解释说服力最薄弱。这个问题已经在太田(2002,2003ab)讨论过。

方言材料

全国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共5册),陈章太等主编,语文出版社,1996,4772+24p. (安徽 安庆、芜湖;北京;甘肃 敦煌、兰州;贵州 黎平;河北 保定、阳原、张家口;河南 林县、灵宝、原阳、郑州;黑龙江 黑河、齐齐哈尔;湖北 红安;湖南 常德;吉林 通化;江苏 连云港、南京、徐州;内蒙古 赤峰、二连浩特、海拉尔、呼和浩特、临河;宁夏 银川;山东 济南、利津、青岛;山西 长治、大同、离石、临汾、太原、忻州;陕西 汉中、绥德;四川 西昌、自贡;新疆 哈密;云南 昭通) (略称 普通)

北京

平谷:《平谷方言研究》,陈淑静,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292p.

福建

建宁:《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518+1p.

甘肃

兰州:《兰州市志 第59卷 方言志》,市志编委会,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621页

河北

昌黎:《昌黎方言志》,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60,283页.

定兴:《定兴方言》,陈淑静等,方志出版社,1997,315页

固安:《固安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829-836页

获鹿:《获鹿方言志》,陈淑静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43页

巨鹿:《巨鹿县志》,方志编纂委员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676-740页

秦皇岛:《秦皇岛市志 第十卷》,市志编纂委员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89-144页

青县:《青县志》,方志编纂委员会,方志出版社,1999,742-761页

山海关:《山海关志》,区志编纂委员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602-610页

张家口:《张家口市志》,市志编纂委员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1893-1917页

赵县:《赵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537-553页

河南

郸城:《郸城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545-569页

鹿邑:《鹿邑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736-758页

内黄:《河南方言词汇(续)》,任均泽收集,《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六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102-109页

商丘地区:《商丘地区志》,方志编纂委员会,三联书店,1997,1685-1758页

夏邑:《夏邑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510-538页

湖北

阳新:《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518+1页

湖南

醴陵:《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518+1页

平江:《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518+1页

江苏

大丰:《大丰县志》,县志委员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719-746页

江阴:《江阴市志》,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186-1235页

苏州:《苏州方言志》,叶祥苓,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450页.

江西

综合性

《江西省志》丛书 96·江西省方言志,陈昌仪主编,方志出版社,2005,919页 (安福、安义、波阳、崇仁、东乡、都昌、广昌、贵溪、横峰、吉安、金溪、进贤、靖安、南昌、乐平、黎川、莲花、临川、南城、南丰、彭泽、遂川、泰和、万安、万年、武宁、新建、星子、铅山、宜丰、宜黄、永丰、永新、余干、余江)(略称 省志)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 张双庆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518+1页. (安义、都昌、修水、余干、吉水、宜丰、永新) (略称 报告)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刘纶鑫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08页（东乡、高安、横峰、南昌、修水、宜黄、弋阳、永修）（略称 比较）

丰城：《丰城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70-682页

南昌县：《南昌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南海出版公司，1990，536-549页

南丰：《南丰县志》，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581-600页

内蒙古

西部：《内蒙古汉语方言志》，马国凡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433页

呼和浩特：《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哈森 胜利，内蒙古教育出版社，595页

准格尔：《准格尔旗志》，旗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547-565页

宁夏

综合性：《宁夏方言概要》，林涛，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297页（固原、隆德、吴忠、银川）（略称 概要）

同心：同心方言研究，张安生，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338页

中卫：《中卫方言志》，林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252页

山东

博山：《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4页
〈博山方言语汇调查稿（附）淄川方言杂记〉，太田斋，《外国学研究XIX（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1989，103-145页

德州：《德州方言志》，曹延杰，语文出版社，1991，241页

东营：《东营县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齐鲁书社，2000.5，1403-1454页

济南：〈济南方言志〉，高文达，《山东史志丛刊》1992年增刊，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87页。（后记 1985.12；1991.3 修定）

莒县：《莒县方言志》，石明远，语文出版社，1995，258页

临清：《临清方言志》，张鸿魁，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229页

临沭：《临沭县志》，县史志编纂委员会，齐鲁书社，1993，577-697页

曲阜:《曲阜方言志》,张志静等,《山东史志丛刊》1992年增刊,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138页。(后记 1986.9)

新泰:《新泰方言志》,高慎贵,语文出版社,1996,236页

章丘:《章丘方言志》,高晓红,齐鲁书社,2011,348页.

山西

河津:《河津方言研究》,史秀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409页

晋城:《上党地区方言研究(晋城区及泽州卷)》,原慧艳 郇晋亮,九州出版社,2012,332页

晋源:《晋源方言研究》,王文卿,语文出版社,2007,283页

平鲁:《平鲁方言志》,郭文亮,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224页

沁县:《沁县方言志》,张振铎,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62页

寿阳:《寿阳方言志》,赵秉璇,《语文研究》编辑部,1984,57页

太谷:《太谷方言志》,杨述祖,《语文研究》编辑部,1983,62页

襄垣:《襄垣方言志》,陈润兰 李唯实,《语文研究》编辑部,1984,57页

左权:《山西东部方言研究(左权卷)》,王力,九州出版社,2012,275页

陕西

综合性

《陕西省志(第76卷)·方言志(陕北部分)》,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224页 (安塞、府谷、甘泉、佳县、靖边、米脂、神木、吴堡、吴旗、延安、榆林、子洲)(略称 陕北志)

宝鸡:《宝鸡市志》,方志编纂委员会,三秦出版社,1998,2107-2143页

府谷:《府谷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730-748页

麟游:《麟游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573-586页

千阳:《千阳县志》,千阳县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352-362页

神木:《神木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539-573页

延安:《延安市志》,市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708-722页

子长:《子长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755-772页

子洲:《子洲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448-472页

上海

- 嘉定:《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3页
南汇周浦:《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121页
上海县:《上海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021-1157页

四川

综合性

- 《成都方言词汇》,黄尚军,巴蜀书社,2006,772页(新都、彭州、大邑、温江、新津、郫县、双流、都江堰、崇州、邛崃)(略称 成都词汇)
成都:《成都话方言词典》,罗韵希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287页
长寿:《长寿县志》,县志编纂委员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041-1128页
筠连:《筠连方言与普通话》,梁冬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290页
乐山:《乐山方言》,赖先刚,巴蜀书社,2000,145页
泸州:《四川泸州方言研究》,李国正,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247页
犍为:《犍为方言纪略》,赖金普,四川省犍为县地方志办公室,2005,160页
西昌:《西昌市志》,市志编纂委员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977-1005,1010-1013页

浙江

- 杭州:《杭州方言词典》,鲍士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401页
宁波:《宁波方言词典》,汤珍珠等,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460+1页

参考文献

- 平山久雄 1960 <尾巴の巴,指甲の指の北京音の由来(“尾巴”的“巴”、“指甲”的“指”其北京读音的来源)> 《中国語学》96, 1-3页
太田斋1995 <北方方言怪音例集(1)——语流音变以及其他特殊音变——>,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外国学研究XXXI (アジア言語论丛)》,105-170页

- 太田斋 1995 〈北方方言怪音例集(4)——语流音变以及其他特殊音变——〉, 《神户外大论丛》46-6, 43-57 页
- 太田斋 2002 〈漢語の身体名称に見られる特殊变化(1) —「蹠」の諸語形をめぐる憶説—(汉语身体名称里所能见到的特殊音变(1)—关于“蹠”字音的假设)〉(日文), 《神户外大論叢》53-1, 17-36 页
- 太田斋 2003a 〈漢語の身体名称に見られる特殊变化(2) —「蹠」の諸語形をめぐる憶説—(汉语身体名称里所能见到的特殊音变(2)—关于“蹠”字音的假设)〉(日文), 《神户外大論叢》54-2, 25-46 页
- 太田斋 2003b 〈漢語の身体名称に見られる特殊变化(3完) —「蹠」の諸語形をめぐる憶説—(汉语身体名称里所能见到的特殊音变(3完)—关于“蹠”字音的假设)〉(日文), 《神户外大論叢》53-3, 105-123 页
- 太田斋2006 〈キメラ语形について(1)(客迈拉Chimera词形(1))〉(日文), 《神户外大論叢》57-7, 181-207页

俞敏 1988 〈北京话本字割记〉, 《方言》第5期, 152-154 页

*此文在 IACL-23 Hanyang University(韩国汉阳大学), 2015 年 6 月 19-21 日, 首尔发表。后来临投稿给《神户外大论丛》加以大规模的修改。在此对提供宝贵意见的审查员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研究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 27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B)(海外学术调查))(研究課題名:“黄河流域方言混合地帯における言語传播の实态解明—地理情报科学の手法を用いて—(黄河流域方言混合地帯语言传播实态研究—结合地理信息科学的方法—)”, 課題番号 15H05156, 代表人:同志社大学教授 沈力)的资助。

关键词(Keyword(s)): 舒声, 入声, 调类, 辅音韵尾, 促变